

清涧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清涧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清涧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清 涧 县 委 员 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编审 刘汉武 吕德雄

主编 郝省三

封面设计:白彩胜

封面题字:郝省三

目 录

永远怀念清涧人民	姚德怀(1)
我们走过的路	白成铭(18)
耿耿丹心为人民 两袖清风启后生	(42)
怀念我的父亲惠中权	惠来彩(53)
黑茶山下收忠骨 ——忆空难中殉国“四八”烈士	鱼得江(60)
永不退色的记忆	白步洲(66)
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警卫班长 ——张瑞歧同志	惠世新(72)
四十七年来清涧的人口·耕地·粮食的变化	
.....	郝文焕(81)
清涧第一楼	苗金德(89)
清涧第一村	飞 鸣(93)
刘东峰墓志铭	(117)
政协清涧县第五届委员会简介	(123)
封面:王家河村黄河岸枣林	

永远怀念清涧人民

姚德怀

清涧，是我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曾经五次走过的地方，给我留有亲切而深刻的印象。转瞬 48 年过去了，但清涧人民的音容笑貌和清涧的山山水水仍萦绕脑际，似如昨日，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现在，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昔日的清涧之情犹如狂奔流水涌在我的笔端，汇成了“永远怀念清涧人民”的深情长河。

（一）

那还是 1946 年 11 月 20 日，我们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奉命保卫延安由山西开来绥德走到石咀驿时，21 日越过千米多高的九里山进入清涧县城。走在满街铺就的石板路上，踏出“喳喳”或“嗡嗡”之声，就使我感到一种犹入深幽莫测的神密之境。看到街房上

下和店铺院落到处都是石板堆砌的建筑群，以及锅台炕沿、桌凳窗台、粮仓门栏、厕所猪圈都是用石板铺砌的，方圆厚薄随心所欲，大小用场比比皆是，更加使我感到神奇与喜悦的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真是名不虚传。潺潺的清涧水，清沏明亮，象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清涧人民；巍峨的爬子山，谷岸壁立，象一位巨人维护着清涧城。清涧，象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老县，一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你听：“打开清涧城，活捉费华庭，骂一声狗贼把你龟子孙，刀子捅你个血淋淋，问你痛不痛？”不知是谁唱起了这首民谣，引起我对清涧人民的更加崇敬。远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1927年秋天，举国闻名的清涧起义就爆发在这里，成为陕西革命的第一面红旗。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八七”会议刚刚开过，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清涧人民就在革命前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李象九、闫揆要、闫红彦等同志的指挥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反对陕北军阀井岳秀。起

义部队南下到了宜川县，一路收缴敌人武器，打死敌人营长，起义部队很快地发展到 1000 多人 1000 多条枪支。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群众条件很差，大家又无经验，加之指挥失当，起义部队虽遭失败，但其影响却广阔深远。它吹响了党在陕西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战斗号角，引来了党中央落脚陕北的辉煌历史。1936 年 2 月，红军东征抗日，毛主席就是由清涧境内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5 月回师陕北，向西出征，取得了很大胜利，从而巩固与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经过革命教育和在延安的耳濡目染，更加坚定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胜利信心，并光荣的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蒋匪占我延安，我军转战陕北，与强我十倍兵力的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拼搏中，取得了“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沙家店战斗的胜利，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群情激愤的大追刘戡中，我们又于 9 月 2 日从绥德的满堂川

一直南下，在魏家崮涉过无定河，冒雨爬了三架大山，重新踏入清涧县境，在店则沟的任家畔等地都留有我的足迹，使我不禁高吟：“我又走在黄河身边，它只是脚底下一条白线。不那么汹涌，也不那么澎湃、咆哮、怒吼，全被我反攻军号遮掩。飞步登上刘家塬，群山飞舞脚下踩。抬头红日近，身在白云间，极目晋鲁豫，辽阔成一片。群山丛丛望不到边，凯歌阵阵唱不完，只见胡匪所过齐遭劫，留给人间都是怨。鲜血斑斑泪点点，报仇雪恨声冲天，满腔愤怒恨眉竖，收复三延和清涧。”

(三)

经过关庄追歼战，我们在延长北 20 里之北河村进行休息，过了一个“羊肉饺子没有盐”的八月十五，便又分成南北两路向敌展开进攻。南路由第二纵队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和独四旅、第四纵队王世泰将军所率领的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六师开辟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给敌腹部横插一刀。北路部队则由我第一纵队贺炳炎、廖汉生将军所率领的独一

旅、三五八旅和第三纵队许光达将军所率领的独二旅、独五旅以及教导旅、新四旅和延属、绥属各地方团队则由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率领，留在边区进行内线作战，使敌背腹受击，芒刺在身，头尾不能相顾。为此，我们又于10月4日在分头收复延川、延长两座县城之后，便又第三次踏入清涧县境，准备攻打清涧县城。

当时清涧驻有胡匪76师师部和它所辖的24旅旅部及其两个团分散守备，没有机动部队，另一团远在瓦窑堡，绥德还有一个团，都是不可能来增援的。唯有延安的29军可能来援，但路程遥远，且为惊弓之鸟，不可能怎样积极，即使来援，彭总早已在半路上给他设下陷阱。

10月6日我们在八斗岔、王家岔时，各部队均已完成对清涧城之包围，连以上指挥员均有组织的观察了地形，按照彭总亲自拟定的《作战指示》进行动员学习，在清涧、延川、延长三县人民群众的直接支援下，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坚决完成任务。彭总的指

示全文如下：“必须准备数日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勇敢、坚决、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个据点，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草率从事，不放过每一个战机，隐蔽行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敌。各兵团必须协同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10月6日下午4时，彭总一声令下，我一纵队在西，三纵队在东，分别向敌发起总攻击。我一纵队首长们踏着泥泞的羊肠小路到达指挥所后，猛烈的炮声打开了山谷宁静的大门，我们站在王家岔的山头上，只见炮弹横飞，浓烟滚滚，火光四起，枪声如雷。经过一夜激战，城西之马铺原、马其原的7个敌人碉堡即为我二团攻占。该团五连连长房福海和指导员王栋柯，不顾山高路险，率领全连向敌猛冲。王栋柯同志头部负伤，仍然不下火线，强忍疼痛不顾血流满面的坚持指挥战斗。全连战士看到指导员的这一行动，无不感动得更加英勇冲杀。他们个个如虎，机精

的利用敌人一切碉堡、战壕、沙袋作掩护，节节前进，终于全部占领马铺原，为下一步攻击爬子山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纵队政治部很多人下了部队，与战士们一块战斗，在家的人也都忙于审查和处理俘虏兵。当我问到由三十里铺俘虏来的敌人辎重营文书时，他说：“你们打仗真英勇，蒋军士兵就不行，都怕死，谁也不愿往前冲。你们打了蟠龙后，我们就没衣服鞋袜穿，就这一身烂黄单衣已穿了一年，现在天气这么冷，成天黑夜钻在碉堡里谁也不敢出来，你们打到跟前了，只有乖乖的当俘虏。这下好了，我跟你们当兵就不会被冻死了。”

10月8日，我纵五团攻下马其原，俘敌一个连，缴炮一门重机枪2挺，为攻爬子山搭上了云梯。9日晚，我纵六团、二团的勇士们在接到攻击爬子山的命令后，个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采用挖壕作业接近敌人，竖梯挖孔强行攀登，或用爆炸方式消灭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支援和政治攻势下，连克钟楼山、马其原、马铺原的敌诸据点，最后一鼓作气冲上爬子山，

俘敌 50 多人，余敌仓慌逃窜，红旗高高地插在爬子山。与此同时，我三纵队也完全肃清了城东的外围敌人，廖昂企图利用险山要塞构筑下的碉堡、战壕、铁网、鹿砦以便形成东西两面屏障均遭摧毁，只好龟缩于清涧城内，祈祷胡宗南的援兵来临。然而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误认为我军主力已在韩城，回电廖昂“不必为虑，进行坚守。”

10 月 10 日下午 4 时，彭总发出攻城命令，我各路健儿枪弹齐发，百炮轰鸣，集中目标，英勇前进，全军将士一片欢腾，个个磨拳擦掌，人人争当英雄。我部移驻刘家湾后正在收听新华社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 4 个文件之时，急速出发的命令又催促我们连夜转移到唐家圪塆（康家圪台）。就在这一晚上，我三团三营爆破组班长孙四来，首先提着捆好的炸药包，在战士郭金锁、于海旺等同志的配合下，匍匐前进，攻占了北门外的制高点。三团一营和四团的同志们也发出了攻击信号弹，与三纵队独五旅互相配合，炸开了北城门，迅速突入城内。三纵队其它部

队也在同时从东门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刹那间，我军如潮，个个如虎，枪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敌人的慌乱求饶声混成一团，响彻全城，许多战士们的刺刀都见了红，侵犯边区的蒋匪军罪恶到头，终于跪在圣洁的石板上举起了他们罪恶的两手，向人民投降。截至 11 日早上，当东方露出鱼肚白色时，战斗结束，人山人海的俘虏群和胜利品到处成堆，到处成群，经过清理整顿，都纷纷离开清涧城。多日不见的太阳也露出了笑脸，又红又亮地庆贺我军胜利。敌人的一架飞机却在上空盘旋，它不敢低飞，也没扔炸弹，只是哀鸣似的打了一梭子机枪便向西飞去，给胡宗南报丧似的匆急。

早饭后，我部由城西移驻城北之王家湾，一路所见欢声齐天，一批一批的俘虏们都在我军战士的押送下开出城外，还有一些穿黑衣长袍的人被五花大绑着，受到路边站着的群众所唾弃。这是一次伟大的攻坚战，也是西北我军在内线反攻中的一次大胜利。全歼守敌 76 师五千余人，俘敌中将师长廖昂、少将

参谋长刘学超、少将新闻处长曹锡武、上校副参谋长温思程和 24 旅少将旅长张新、上校参谋长李铮、中校新闻室主任张德善、70 团上校团长彭晓棠、72 团上校团长朱冕群、延川保警总队长聂瑞祥等以下 4300 人，毙伤敌千余人，缴获各种炮 35 门、各种枪 1545 支，子弹炮弹、电话电台、汽车骡马甚多。单我第一纵队即俘敌 721 人，缴获各种炮 18 门、各种枪 300 支及其它军用品甚多。

战斗刚结束，彭总即带领团以上指挥员去察看阵地，他指着爬子山说：“象这样险要的地形和坚固工事，我们这样差的装备，要不是我们革命的军队，任何其它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当日中午，我们在王家湾又听到隐隐的炮声由远而近，知是敌人的援兵来临，于是我们便又连夜转移到城西折家坪。当天晚上，敌 29 军军长刘戡所率领的五个半旅增援部队，一路遭我新四旅等部队狙击后，象一堆蛆虫才爬到清涧县城。真是“正月初一贴门神”，他们再也见不到廖昂的身影。他们连城也不敢进，只在周围的山头

上露营一夜，于 12 日开向九里山，去接应他在绥德的一个团返回延安。

（四）

清涧战斗后，我们由子长杨家园子附近的马家河又南下到延川县城南面的马家河，穿上了由山西运过来的棉衣，即又挥师北上二次攻打榆林。10 月 18 日，我又第四次的驻进清涧城。看到街上一片荒乱，弹洞遍壁，垃圾成堆，人烟稀少，三三两两的胡匪伤兵爬在地上沿街乞讨，使我感到很凄凉。我初次进入清涧城的红火热闹和繁华昌盛的景象却被胡匪侵犯边区后糟蹋成眼前模样，使我很愤慨，一股报仇雪恨的热血充满胸膛。仰望巍峨的爬子山依然屹立，清涧河的流水潺潺发响，不禁使我怀念起为攻打清涧而牺牲的战友们！他们的热血洒在这片故土，他们年轻的生命竟然瞑目在这片荒山上，他们的遗体在何方？我怎么永远再见不到他们哪！亲爱的战友啊！

这里顺便提到两位：一位是我三五八旅七一九团团团长储汉元同志，他就是在指挥攻击爬子山时而

中流弹身亡的。请看我当时写的这首诗：

汉元永垂汉元山^①

清涧城西一座山，陡崖绝壁难登攀。

战壕掩体铁丝网，外壕更有两丈宽。

清涧城外制高点，胡匪又把重兵按。

垂死挣扎妄固守，黄梁一梦是天塹。

枪炮齐发烟弥漫，我军攻击爬子山。

雨声渐渐耳边伴，好象猛虎要上山。

号音刚落红旗展，风雷交集电光闪。

守敌全部被歼灭，腾空直上信号弹。

储团占领爬子山，掩护城周总攻坚。

汉元不幸遭流弹，银河一星陨空间。

① 清涧人民政府为了永久纪念储汉元同志，已将爬子山改名为汉元山。

天雨泪涌齐致哀，大炮轰轰发悼言。

廖昂被俘战告捷，汉元永垂汉元山。

另一位就是我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赵鹏同志。他是河北完县人，年仅 21 岁。他 11 岁参加革命，当过号兵、通讯员，后被送往抗大七分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抗敌剧社工作。1945 年调至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成为弹拉写唱跳的多面手，多次获得工作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1946 年冬被晋绥军区政治部调来我纵政治部工作。打清涧时，他和刘长忠、铁戈、崔建勋、吕凤阁、樊蕴然、胡秀清等同志分别下到连队，和战士们一块攻打清涧。有天，摄影干事刘长忠同志负伤了，他听说后就主动跑去抢救，将刘护送后方医院。就在他返回部队的路上遇到了敌人，左腿受了重伤，他忍痛摸黑爬到一家老乡屋里，说明了情况，老乡就给他喝水吃饭，安顿休息。他恐怕天明敌人搜索，就换上了自带的在蟠龙缴获敌人的黄军装，并烧掉所携带的文件和日记本等，诈称敌军某团文书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但就在老乡们送他到后方